通志堂経解

仁12
1411
332

孟子集註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蔡模集疏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

（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

通志堂

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集疏曰或問首章之說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爲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鉤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又曰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之人名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問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鵝鵝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鶃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其間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
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集疏曰朱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桀紂孟子此段發意如此大却只合在徐行後長上面要知工夫須自理會只在此不是別人千預得底事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孟子之發己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或問程子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程子曰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豈字便露筋

骨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張子曰徐行折枝之類孟子姑舉其易者言之推此則事無鉅細莫不自天德至纖至悉至實處出也或問此章之說曰程張至矣張子發明言外之旨尤爲有功曰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爲先今曰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爲何哉曰道之蘊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模謂孟子以人皆可爲堯舜所以誘曹交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爲而即可爲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公孫
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
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
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

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鸞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達之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集疏曰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又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

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集疏曰模按此章與首篇首章相爲表裏見得孟子凜乎義利之辨其嚴如此宋牼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爲其不成享也

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

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集疏曰朱子曰儲子初不自來但以幣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集疏曰朱子曰儲子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遽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模按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於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而亦有可受之理歟○淳于

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汗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惕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逐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事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俱地見侵奪也髡又言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俱地見侵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于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事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

不識也 秩音跃爲肉爲無之爲並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髣髴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集疏曰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莫非仁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商文武之治見吾商大彭豕韋周齊威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

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責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

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于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禄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罪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繆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順子曾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滑釐順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

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
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
皆併吞小
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
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集疏曰
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謂夏
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
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地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
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列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
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然也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漸大如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許
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百
里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
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子百里之說亦只
是大綱如此說不曾實考見得古制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
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聽讓引
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

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佚小
人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爲堯舜
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爲文武之君此引其君以當道榮夷公
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君以當非道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爲君
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
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集疏曰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

○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 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貉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貉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執持也○集疏曰或問亮之爲義朱子曰與諒通者近之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程子張子皆以諒爲必信而以諒執爲病竊謂執無可病之理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爲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

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夫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肯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諛以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孫是也受其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圄公仰視嘆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集疏曰朱子讀疑孟辭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多受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

七方九十

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威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喻　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失之者多矣○集疏曰朱子曰動心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性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又曰程子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者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取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也黃氏云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於宴安當羈窮困踣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天地之間有陰則有陽有晝則有夜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死生憂樂之變二者常相對而不能以偏無也人生其間隨所賦受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與其戚戚於貧賤而辛不能以自免孰若因其所遇而反以成吾德邪是以古之君子有以義命之當然而安之者貧而無諂是也有以義理之可貴而忘之者不改其樂是也有以爲天將降大任於我而反以爲進德之地者孟子之言是也其處之者若是故其胷中泰然一毫外物不能爲之累顏淵原憲之貧一簞之食百結之衣可謂極矣惟知聖道之可樂而不知吾身之爲貧後之學者其貧且賤未必如顏淵原憲之甚也少以取辱聞孟子之言亦可以釋然而悟幡然而改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

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集疏曰趙氏曰屑潔也考孟子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爲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

孟子集註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

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集疏曰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朱子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个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胷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得正斃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則心之爲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像而別求所以盡之也曰然則存心養性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又曰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著性情在裏面故孟子語意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又曰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問盡心只是知得盡如大學知至未說及行後來于細看如大學誠意一般蓋所謂盡心者言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不盡好善便如好好色惡惡便如惡惡臭徹底如此無少虛僞不實如所謂盡心力而爲之又曰君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須知得盡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既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又曰存心非別去尋一物來存孔子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又云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處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欣戚也殀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能立命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須通下章看西銘都相貫穿問集註所引張子語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又曰橫渠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嘗先君子答學者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之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而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而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但知覺字與心字相迫近不如人字分別得明白耳故先師有未瑩之

疑模謂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盡心如大學之誠意知性如大學之致知知天如大學之知止而盡心知性以知天所以窮其理即中庸所謂智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即中庸所謂仁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問謂盡心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好善便如好好色惡惡便如惡惡臭徹底如此無少虛僞不實如所謂盡心力而爲之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致知要先明善要先窮理既致其知之至既明其善之本既窮其理之極則天之所以爲天者亦不外是矣此知性知天即中庸之所謂智存心養性即中庸所謂操而不舍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養謂順而不害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是所以養性事謂奉承而不違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便是所以事天但存之養之又便是事心與性又便是天非有二也此存心養性以事天即中庸之所謂仁知天而能不以殀壽貳其心此可見其智之盡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此可見其仁之至以此而立命則全其天之所付無一毫人欲之私以害之此即中庸之所謂勇也隆山李道傳駁陳武所撰楊文靖公傳議曰傳中所斥能知性則能盡心爲講之不精者朱先生孟子集註說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舊說謂盡心則知性知天前輩皆從之而朱先生異焉蓋先生說經務得聖賢本意故舊說雖善而考之文義有所不協則弗從以爲非聖賢當時立言之本意也使孟子此章信如舊說當云盡其心則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矣然後文義相協今乃不然一反一覆固已不同復以盡心知性兩句語勢觀之則上輕而下重正與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相類以彼證此其意尤明故

先生別按本文更定今說文義既協理致自明陳武顧以爲講之不精何哉且心性天三者蓋所從言者異耳要之理則一而已矣故凡盡此心者必知此性者也苟不知之若之何其盡之既知之矣則所謂天者豈外此而他求哉世之學者每有心小性大之蔽意謂必先盡其心而後可馴致其極以知夫性殊不知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謂知性故能盡心者於義無傷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爲先而知之爲後者是失其先後之倫也集註於心性天三者之說可謂條理別白指趣分明讀者可以曉然無疑矣而陳武顧謂其於逆心性之說何哉洪範言思與此不類若大學之言知中庸之言明大抵皆以知爲先集註所謂必能知而後能盡者正與之合陳武顧謂其不達於此何哉夫朱先生之學其所資也博其所自得也多其師承實自楊氏而其說經則與龜山異者其衆蓋惟其當而已惟其合於聖賢之本意而已陳武偶見此條意謂此乃孟子中大節目而爲說之異如此自喜得間而起攻之何其謬哉模按駁議衛道甚嚴於集註極有功但心、性大之辨特以性與心初無間言之則恐其循未盡心統性情之說耳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死者不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集疏曰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程子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而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張子曰今居巖牆之下壓而死者未可言正命蓋其道而死者則始到其本分所受之命也范氏曰立巖牆之下則有覆壓之虞作不善之行則有及身之災此乃人自取之非正命也桎梏而死則辭激也小人不能達害是不知命故被戮而死非正命也若子不能達害是不知命故立巖牆而死者非正命也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朱子曰前面事都見未得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有不正自家既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稟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同否曰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稟看來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當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而死便是自取又曰莫非命也是活路在這裏看他如何來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此干之類亦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言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如說桎梏而死非正命也須看孟子意如何如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死於縲紲不成說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我所好○集疏曰程子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張子曰求有益無益道德勉之則無不至人皆可以爲堯舜於富貴則有得有不得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爲義求在外者爲命以求在我者爲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則求在外者不可言以命而求也又有聖人有義而無命則義命之云似專爲求在外者設此析而言之何也朱子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爲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不通矣曰張子後說如何曰其言義命似專爲求在外者言之其曰有內有外者是又以求在外者爲自有內外錯綜而觀亦無不通矣又曰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

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賢爲聖利害甚明孟子說命至此章方說得盡○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其爲樂孰大於是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集跡曰或問萬物皆備朱子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又曰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道理本備於吾身反之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萬物皆備於我橫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事皆備在我者例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若事若有所不足於敬事親有所不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別兄弟不友朋友不信便是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若有不可言者安得所謂樂若如禪家之語只空虛中打箇筋斗者無著力處又曰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做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又曰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非出於勉強僞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以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及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又曰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勉強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然無欠闕處或問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邪曰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集跡曰朱子曰方行之際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 ○集疏曰或問六章七章之說朱子曰六章李氏以爲人而無恥則其爲恥也無窮有謂人若不恥其不及人則終不能及人者於義亦通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

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集疏曰范氏曰子孟子每言道德以義配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此以義配道也尊德樂義此以義配德也道無義不足以爲德率性之謂道得於己之謂德行而宜之之謂義士不知義則無以爲道德故孟子每言道德必以義配之謂其行而得宜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有爲也○集疏曰范氏曰凡民待文王而後興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聖人則不然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舜文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節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湯聞堯舜之道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文王聞湯之道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孔子聞文王之道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聖同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後世去文王既遠讀其書行其道是亦文王矣凡民興起必待文王聖人則與文王同道孟子但言豪傑之士者爲賢人法也朱子曰范氏推言聖人一節甚得言外之意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佛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集跡曰或問此章之說曰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去此取彼何也朱子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狹

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爲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遵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曲直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豐氏名稷字相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布學者所當盡心也○集疏

曰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或問過化存神之說朱子曰張謝皆疑於老佛之意以此章上文考之恐其指不爲是也故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如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又曰過化只是過處人便化更不待久存神此纔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問所經歷皆化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過了者化則是未過時却凝滯於此答張敬夫曰程子謂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便化所存者神是心所存主處便神蓋言其不待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其曰經歷亦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也所經歷處纔露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又曰荀子亦有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問同流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問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曰小補只是逐片逐些補過相似○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集疏曰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俱處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集疏曰問舜聞善

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不知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浩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不可禦○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集疏曰范氏曰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爲不義則所爲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初間何嘗不知既而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當就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害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苟合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集疏曰問天民大人如何朱子曰大幾聖矣以言說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堯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又曰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此不言聖人者如乾之大人豈必以爲光輝而未化者邪○孟子曰君子有三樂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

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倦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集疏曰朱子曰中天下以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是亦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又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所性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爲孔孟

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至矣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爾君子所性猶堯舜性之云也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私意便刻斷了那根更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養得到便自然生根是下工夫做來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不待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不待教他重而自然重模圍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壅得厚盛則發見於外者自然睟面盎背到得手足便順不覺其所以然此是甚次第廣土衆民其道大行自有不容邀窮達不足道也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七百九十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敘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敎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焉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若使菽粟如水火則人知廉恥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焉有不仁堯舜三王之治天下既庶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之力亦不能給是以古之明王欽治天下先治其心人君之心清靜而省事淡泊而寡欲則萬民得其所萬物得其性矣○孟子曰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言不可爲衆之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焉無窮則知其明之有本矣○集疏曰程子曰觀瀾必照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成章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之謂也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至矣其曰無窮又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問觀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所自來曰觀其瀾是就瀾處便見其本更去那裏別討箇本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集疏曰問成章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眞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止難爲言此興也觀水有術止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爲物也止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害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之集疏曰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又嘗言不獨財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也如此則善利之間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爲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問孳孳爲善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歸著如有屋舍門窗碎碎方有安頓處不然

卻似無家舍人雖有千金之寶亦無安身處問利與善之間曰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奈中間溫吞 並入聲暖處利與善之間若纔有一念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爲利也此樣極多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欣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黃氏云事所當爲之謂善有爲而爲之謂利爲君而仁爲臣而敬爲子而孝爲父而慈事之所當爲者也爲內交爲要譽爲宮室之美爲妻妾之奉有爲而爲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慾之私善利之間相去甚近而一則爲舜一則爲蹠乃由是而分焉蓋人心之靈與天地同體純粹至善萬理具焉雞鳴而起孳孳在是則舜之兢兢業業由仁義行者亦是心也見便則趨見利則奪枉尺直尋則爲之損人益己則爲之雞鳴而起孳孳在是則盜蹠之暴戾恣睢日殺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間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可不謹哉孟子發明善利之論而尤謹其所謂間者蓋欲學者精別於毫釐之際而審其所趨向也至其答梁王之問告宋牼之詞皆拳拳於義利之別其示人之意切矣學者誠能澄心靜慮反觀內省於其所謂間者而致察焉凡吾一念之發果善乎果利乎善則行之利則避之朝於斯夕於斯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苟爲不然則計較於毫髮之微而甚至於父子兄弟不相保其不同禽獸者無幾爾一念之差固若此哉學者不可以不察○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

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廛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衡都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集疏曰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恐如今道流修煉保嗇神氣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又曰楊朱看來不似義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尋討簡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執之政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不分明依舊不

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之時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又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輕重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之時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亦大矣小有偏焉則雨暘寒暑各失其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念慮云爲其可以有所偏邪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皆不得其中子莫之執中又非所以爲時中也孟子從而闢之所以正人心明天理爲天下後世慮至切也夫墨之兼愛似仁楊之爲我似義孟子極言其禍至於無父無君以禽獸目之志於道而不得其中豈不甚可畏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以介也○此章言柳下惠知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集疏曰或問柳下惠進不隱賢退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爲和而不知其爲介焉○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爲仞言譬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乎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信之者與

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集疏曰問性之身之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久假不歸舊看此句甚費思量有數樣說今所留三說亦自倒斷不下又曰諸家說使其能久假而不歸烏知終非其有遂引惹得司馬溫公蘇氏來關孟子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爲一有毫髮之僞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篡賊耳模謂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而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集疏曰朱子曰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方見於所存也黃氏云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負陰而抱陽均氣而同體未始不相似也靈於物而謂之人賢於人而謂之士則其等級亦相遼絕矣渴飲而飢食趨利而避害人物之所同也士居其中獨超然有以異於人與物者何哉以其能立吾志而惟仁義之是趨也苟爲不然則章甫其冠逢掖其衣懵然而無識頹然而無志其所尚者不過飲食利害之間謂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當爲士之名哉

故爲士者要當以立志爲先而立志者要當以仁義爲主仁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也爲宅也而安爲路也而正居而由之庶無愧於士之名不然則沒於飲食利害之間識陋而志卑醉生而夢死孟子所謂哀哉豈不甚可哀也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似○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辭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于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章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眞有是事也蓋特極論聖賢之心以爲皐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爾又曰此章設辭論辨皆以發明聖賢愛親守法之誠無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脫然無一毫計較利害之私而權制之宜議請之法所未暇論也學者深玩乎此而有得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曙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美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道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集疏曰或問踐形之說朱子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是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是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性也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又曰聖人所為便踏著箇形色之性又曰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不聰目便必當無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情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雖同是目也而不足以別味雖同是口也而不足以別臭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息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之人莫不踐焉苟惟形是踐則從欲必至於滅性故惟聖人盡性然後可以踐之惟字與然後可以字更當熟玩○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

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自省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集疏曰朱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財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徒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者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孔子告顏子以博文約禮告曾子以一貫此所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也又云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

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
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
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羿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集疏曰問引而不發朱子曰謂漸開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須知得是引箇甚麽是如何地不發又是甚麽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心目與他看令此心精一無少夾雜方始見得精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不是不說自是微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此箇道理又便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箭雖不發然已知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來

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丞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誘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也朱子曰厚薄是說家對國言之又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集疏曰朱子曰仁如木之源孝弟是木流底第一坎仁民○孟子曰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詳見論語學而篇第二章集疏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仁無不洽而其爲人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難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集疏曰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如何朱子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仁乎又曰學者亦有當務學者須要窮究源本既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湛滯之患

孟子集註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蔡模集疏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愛也）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集疏曰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或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矣余隱之云魯語曰紺旦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公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也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註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

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集疏曰問果爲女侍朱子曰愚嘗推究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可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囿圍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下不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朱子曰然○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貪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集疏曰或問好名之人能遜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朱子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又曰能遜千乘之國唯賢人能之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文本非真能遜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爲之爾然這邊難能遜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蘇氏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遜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又曰把此一段對向爲身死而不受一段

好名之心勝者是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益于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土神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盛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集疏曰或問民貴君輕之說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問伊川云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以一時之災而遽廢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謂易其人而祀之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方所耳又曰集註變置社稷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爲句容今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焉○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集疏曰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邪朱子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

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由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殆以此耶又記東溪高彥先祠曰孟子之論二子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焉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又曰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

來又曰仁者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及就人上說則謂之道也又曰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中庸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駱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駱音陌○趙氏曰駱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倢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之事

不殄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亦不自隧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集疏曰朱子曰如見惡於叔孫幾害於威虘皆慍于群小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

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鍾紐也周禮所謂如蠡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文王之鍾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絶文王之鍾則才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集疏曰尹氏曰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歲久而用之多也高子以追蠡言之失矣○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集疏曰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饑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

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集疏曰朱子曰如紂之酒池肉林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莫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矣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以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賤富貴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叟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

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聖人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又曰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如夫子不得位文王囚羑里此是合下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又曰晏嬰知矣不知仲尼豈非命邪此命字恐作兩樣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晏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晏子偶然蔽於此遂不識夫子又曰有命焉有性焉此命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命也君子不謂命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一箇心只就所主而言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滿道心欲其無不及也又曰此章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顧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說有命人說命處却說

有性○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於外矣而無待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

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己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己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慊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可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者也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又曰有可欲之善然後能有諸己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歟言如必先討得真實藥材然後修製以至爲圓爲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答張敬夫曰此

二千百四六

六位爲六等人耳今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爲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爲自信之信矣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鋪歠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黃氏云學之所造有淺深則德之所至有高下聖賢推明其序使學者循而進焉其望斯世亦至矣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於爲大爲聖爲神夫聖神者豈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強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耳學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患不爲也雖然聖神固可學也而乃始之以可欲之謂善何哉此孟子指其至易曉者而示人以入道之門也蓋學者入道之初將以決其所趨向不必他求也求之於可欲不可欲之間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樂善不倦不惟吾之所欲而人亦以爲可欲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惟人以爲可惡乎果可惡乎從其所可欲捨其所可惡斯可以爲善人矣由是而進焉雖聖神可爲也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難能而曉之以人之易知聖賢之望於學者如此而學者顧不思焉其亦可歎也哉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悶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

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胥古縣反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 孟戚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並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屨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夫子設科以下舊說以爲孟子之言而讀子爲予則失之矣又有以爲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恐亦或有此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其不有所不忍不爲此

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集疏曰朱子曰此章舊時解得是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

亦自有所愧矣又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須故爲要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而後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義却頭項多問人能充無穿踰之心是就至粗處說以言餂以不言餂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約守而務博施之病○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者非求道之本不可如此盖已不二矣然欲其約則又溢於

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集疏曰呂氏注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兩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至矣其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吾功其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兼夫經德不回以下而言聖人之事

也行法俟命朝聞夕死者以言近學之方也此其等級明矣行法以俟命者則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又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桷也題頭也食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然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集

疏曰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朱子曰孟子藐大人者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徇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懾懼而得以盡其所言耳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又曰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他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上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諸口故孟子云爾問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曰得之○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染者莫如欲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又曰多字對寡字說纔要多些子便是欲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又曰周子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然後可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

不能也黃氏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人惟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子之告顏子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歟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以自守矣內姦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眞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模謂此章孟子教學者存心之要法周子推之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此是周子發聖賢此心體用之妙然學者若眞能寡欲存其本心久而不失則亦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不可以不勉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故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父沒之後

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如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獧者行之過模按論語公冶長篇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

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獧古玄反介潔貌○此承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宇皆讀作愿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爲此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集疏曰朱子曰鄉原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三者皆能不顧流俗汗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爲己不爲他人彼鄉原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閹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爲德之賊又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又曰鄉原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眞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本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
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
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
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而非苗也佞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

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集疏曰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天下事未有出此其間却煞有曲折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不可分做兩件說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又曰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躬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
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
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有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循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大下曾曾焉莫知所之人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集疏曰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朱子曰惟二山林少頡說得最好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若文王則方其未見而知之既見而知之既聞而知之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然而已

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或問此章之說曰禹皐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爲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愚於此竊以程子繫之禹後之君子其必將慨然有感於斯者夫泊有宋慶元六年朱子熹仲晦卒門人黃榦撰行狀有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蓋千有餘年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

孟子集註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抗聞之　先師曰論孟二書

孔門傳授心法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修己治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盛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　子貢所謂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非　顏氏子其誰能之故自曾子之徒會集以爲論語　孟氏傳得其宗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　聖人之精蘊與

天地相爲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哉自漢以來及我有

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　聖賢之意蓋鮮矣天不愛道　濂溪周子生焉爲民先覺絕學賴以復續再傳而得　河南二程子然後孔　孟之教復明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　紫陽朱子汇流泝源集諸儒之大成洞四書之蘊奧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別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兼衆說之長而集註出焉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

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　朱子之心即　周　程之心

孔　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矣抗之王父西山府君在師門最久　朱子固以老友稱之嘗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會粹也取舍決擇與有聞焉　馮　先伯父節齋府君　先君子九峯府君克世師學易箕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爲尤詳　先君子謂抗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註固也集註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取集義或問及　張　呂諸賢門人高第往復問答語如　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脉分明宗旨端的而已不幸賚志以往　嘉熙己亥抗需次家食　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慨然旁搜博取以就　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　伯氏不以抗無似俾共商確焉朝夕玩味稽合蓋亦有年抗以隨牒四方不獲執筆硯從　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冊府　伯氏以書諗抗曰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敢脫藁尚冀有進試爲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抗聞

伯氏究心於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
缺遺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而益
精以至兩世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
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間
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註之意易見觀集註
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舍間雖千
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既多
乎抑　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
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槩于後與
同志共之是年九月朝旦弟宣教郎祕書省校書

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沈謹
識

後學　成德　挍訂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 奉 敕撰進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蜂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道守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

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

勅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録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

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暨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喻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題辭

孟子音義

趙氏

丁公著云案本傳名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岐少明經有才藝公府屢辟爲京兆尹延篤功曹先是岐常貶議中官吊侍唐珣兄弦爲京兆尹岐遂避難四方無所不歷及諸唐滅乃出仕歷并州刺史議郎後以老病就拜

太常九十餘建安六年平通稱丁此必正切下同長師張丈切邃底張云音邸言否塞不通也迂音于伸詒後丁云音義與貽同邪疑乃旦切繫本亦作系同胡計切鎧鍇丁作苣音值信三音紆又音于縱音蹤隧許規切墨翟音狄後墨翟皆放此邾陟輸切所并易宣

丁云稱去聲下有此小字以意讀之

傳丁戀切下同心勦小也形瘵側界切病也弛擔音紙下同章別後列切梁惠王章句上史記梁惠王魏子名罃罃音鶯以為于偽切下為王為其為抑為為是故為皆放於方往切夷羿音詣羿夷姓凡七章

饗一鹽切又於豔切復申扶又切下申章注同樂音洛盡此卷皆同王好呼報切下好戰同巢穆張云當為輯穆夸咤丁音奓如字張音昌善作昌喪音息浪切及女音汝大平丁音泰下有此字以意求之勝食音升下同數罟音值埴然丁如字一音寘衣帛丁如字下文衣帛同數音朔下音古洿烏音喪死丁如字不王者丁云去聲下文以意讀之風王音諷餓莩平表切義同殍丁色主切不王者丁云去聲下文以意讀之又平表切下孟切下同莩有梅韓詩作標與莩同剌人七亦切又七四切下同改行下孟切下德行同以梃丁徒頂切從木惡之烏路切注及下夫惡同

惡在音烏惡猶安也下惡乎定惡知皆同
別出死邪以嗟切後不音者皆放此長子張丈切下長上長者皆同洒之丁音洗謂洗雪其恥也省刑所梗切
同以養餘亮切語人魚據切下語人同卒然七没切猝考沛宇亦作霈普蓋切淳勒由水由與猶同古字通用宓音伏戲羲歔恨歎没切
切鬻許鞠切舍之捨穀觫丁斛速二音恐貌鍾與音餘下何
與心與聞與甚與口與同郤音隙大祝音泰墮許規切逮庖
體與目與前與皆同于萬王說音悅挾音協以超超或作趨折枝之舌切趙云折枝按摩折
手節解罷枝也陸善經云折枝草樹枝罷音疲少者詩妙切以御如字鄭箋
詩云御治也思齊音齋適妻丁亦切好惡呼皓去聲下同度之待各切注
稱度度心度物皆同餘皆音渡便辟女婢緜切下音臂辟土音闢貫古音慣

愓音昏放辟音僻邪張如字丁作司民下音同焉有於虔切以畜許六切當章丁浪切謵
音決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暴見賢遍切下他日見及後注虹見皆同王語丁音御下嘗語同好樂呼報切此卷內
皆同惟下注美好如字愠於問切一睡與民同樂音洛聞與
音餘下病與慎與鼎與皆同獨樂樂丁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
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餘並音岳爲王于僞切下同舉疾首蹙
頞丁云舉猶皆也屬下句蹙子六切頞音遏隕音墜何惡烏路切下同於傳
直戀切下同羣飢音機刈魚肺切爲阱才性切混夷丁音昆昆夷犬戎別名啄
許穢切困也大王音泰後大師同獯鬻萬丁云上音熏下音育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

獫狁秦漢曰匈奴魏曰突厥 勾踐古侯切 會音鄶 夫差音扶此卷 樂天音洛內惟下文相說之樂及注樂師樂章樂詩樂正皆音岳餘並音洛 彼惡音烏 瞑尺眞切 書越厥志丁曰注云尚書逸篇也案今尚書太誓有此文但三五字詳略不同耳此注云逸書者古文太誓自孔安國注遭巫蠱事亦遂寢藏於私家故先儒鄭康成馬季長杜元凱等皆以爲逸書故此注亦云逸書不見古文也 衡行丁音橫云詳注意即依字 從欲丁音縱本亦作縱 爲之赴難爲難二字並去聲 朝儛音舞 放方往反 琅郎以嗟切 邪王觀丁音貫亦如字 其相息亮切下同 春省息井切下同 從容七容切 睟睟字亦作誶張古縣切云側目視貌也睟然怒目相嫉而相譖也 慝尺得切 湎瀰兗切 躰音煩 行也下孟子之行同 無厭丁一兼切 公說音悅下相說臣說皆同 徵招張音韶下同 畜君許六切下注下畜同 孳音奴 讒難乃旦切下秋難之難赴難其難免難皆同 惡惡烏路切下如字 嘑矣工可切 嘑音壞 糇侯音侯 橐音託 思戢詩作輯同音集 啓行如字道也 裹盛音成 游音虎 恂音荀 比其丁必二切及也 無墮許規切亦音惰下不墮同 舍之音捨 防比毗志切 核音覈 惡直如字又烏路切 大辟婢亦切 舍女音汝 人少詩妙切 鎰音溢 簞食音丹下音嗣後簞食皆放此 霓五稽切 係累張音繫下力追切 幷燕音併下幷得同 旄倪丁云上音耄下音覿老也詳注意倪謂繫倪小兒也 緊烏兮切 夫將丁音扶屬下句 魯閧張胡弄切云鬬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鬬構也構兵以鬬也說文云鬬長長者皆同 軍率所類切 忿敷吻切 阨音厄 無已音以 以偪音逼 遺以遺聲去 貉音鶴 乃屬丁音燭會聚也 鼎與音餘 曰否方久切本亦作不音同後不出者皆放此 沮慈呂切本亦作阻 咨隨字讀之 焉能於虔切 之女乙切郭璞注爾雅引孟子作此字丁本作屈云居字 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可復扶又切下同憖子六切下同蹎子赤切張音勃跋同幅於閑切也乃也慍於問切丁音憎則及後章非爲皆同帥所類切或音率與率皆同爲與音餘下法與閒以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借以義詳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易然以豉切丁云義當作隕歷用耳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由反手丁隕歷音潮膠葛丁音交二音義與夾同輔相息亮切丁本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滋基滋或作茲音同改辟音闢亟乃旦之驛也畏難於男也其庶乎賁音奔黝伊糾切楊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橈丁奴効切百行丁孟切下之行德行隨行皆同要之音邀後以要同子好呼報切下好殘所好皆同吾不惴焉之睡切丁本作遄云音揣恐懼也之帥所類切或音率本亦作師度大各切蹶山厥又居衛切顛

倒字或作僕音同惡乎音烏下切陸云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無是餒也慊口簟切助長張丈切注及下不長苗長長天下皆同揠烏八切拔也芒芒丁音忙舍己皆同訑彼寄切吕支切邪似嗟切音徐詖彼義切自斷丁音短以譽音餘亦音豫下譽之同麗姬音扶屬又依字汙丁音蛙不平貌垤大結切行潦音老大過音奈後章注大宰及章末大隘其大同惡辱烏路切章內文及後章非惡皆同榮樂音洛下文般樂樂爲樂聞樂取皆同居坤音毘閒暇音閑徹直列切桑土丁音杜綢繆音稠下武扈切鴟鴞于嬌切般樂音盤怠敖五勞切又五到切庳直連切願藏或作藏音同可活如字丁云尚書音作遏音揭下誰妻篇同雖音荽願藏或作藏音同不橫古侯切眠或作眴旻音岷忸惕音紐下同內文納本通志堂

示作納 蓋惡丁烏故切又如字 爲行下孟切 擴下音郭張大也字亦作彏音霍 函音含鎧苦亥切 祝音咒 爨倉督切 不中張仲 讜音黨直言也書作昌 推惡此章惟此字烏路切餘如字 汚也烏故切下文同 就已音以注同 遺佚與逸同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 阨窮音厄本作厄 袒裼裸裎袒音但裼音錫裸郎果切裎音程並露也 爲能於虔切 滿也音滿又摸本切本亦作滿 援而止之或作諼音爰正之 憚徒案切 儷音麗 紲音黜 伯夷隘或作阨或作陋並烏懈切 彈音壇 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王相二字並去聲 和樂音洛下樂道樂義皆同 不下丁去聲後注下士同 馮皮冰切 寡助之至至或作主 畔之張云本作叛同 惡寒烏路切 造

朝七到切下同 之從才用切 數人面女上色主切下音遨 曰惡音烏下惡得曰惡惡如皆同 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 慊口簟切 長民張丈切注及下長者同 好呼報切下同 餽音饋後皆放此 賮囚刃切 爲兵于爲切下必爲之爲王爲其所以爲爲我爲孟下爲子爲皆同 可欝本或作音音同 有于救祈切 處昌呂切下同 焉於虔切 則去之起呂切 其行胡郎切 幾于丁蟻祈二音 賑丁音振 素餐七丹切 蚳音遲 鼃丁烏花切張烏媧切 先後丁云並去聲 毋使音無 不中張仲切 藉道本亦作籍 蓋古盍切 大夫王驩音歡 同使所吏切 相比毗志切亦如字 曰夫音扶注夫人同 危行下孟切 稱之尺證切 詈山洽切 辟世音避 度大各切 不可稱丁如字 且比丁音庇及也 恔乎音效方言云快也丁音皎說文云慊也 子噲苦壞切燕王子 監古咸切 沈同張音審或作沉誤

更也古衡切龍斷趙云龍斷謂埒斷而高者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龍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開元文字音堤隱凡於靳切據也齊宿側皆切字亦作齋語子魚據切魯繆音穆愠於問切豈舍音捨下舍我同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切很也直也又悾然論語音鏗見於丁音現狷古縣切憲一睡切宿留上音秀下音霤食功丁音嗣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使於所吏切考公槩居箑切相直音值復見扶又切從禾下同

重受直用切閒見古莧切一音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瞑眩又作眠眴音同

憒亂顯或作僩即音顯憒古對切又音潰景行下盍切下忘行孝行並同論語曰

力行近仁丁云近音附近案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為論語文之誤也齎音資

疏所居切飫諸延切纕或作褢古衡切音崔麌字亦作麋音義與麋同更也好馳呼報切下好者好聚好施皆同為我于偽切下既為復為為天下親為非為皆同

歡川悅切帥音率督趣丁音促于芋張云或作苗誤也索綯桑洛切下音桃亟其乘屋丁云亟音棘乘登也閒暇音閑後放音倣後放作移誤也罔民張云或作罔同邪俟張云諸本司誤也徹直列切受禪音擅校數色主切有易丁以豉切下及後章不易同樂歲音洛棄捐與專切盼盼說文五禮切恨視也亦四莧切丁作胖許飢切以養餘亮切下莫養奉養皆同稱貸並如字惡在音烏安也後章惡得惡能皆同養食音嗣未任音壬雨我于付切學校音效下同射也神夜切各去起呂切汙吏烏路切又音烏張云汙小也鄭云汙穢也紲音黠田萊音來草田曰萊夫音扶別野彼列切下有別同通志堂

圭田丁云夫如字謂餘夫也鄭康成注禮記訓夫為治也磽苦交切

勠音六師知智許行丁音儵又下孟切下同踵之隴切眠三庚切與眡同於脗切下同衣褐捆屨丁音閫案許叔重曰捆織也捆倉曰捆傚也從才從木者誤也音卓擊也張作裍音同叩捶丁音卓擊也從才旁豕音廱後注同舍皆丁音赦止也路丁張並云路也與露同贏騾路力爲切字亦作贏郎果切食人如字食音嗣汜濫音泛偪音逼遍淪濟漯丁云上音樂中子禮切下他合切作濕誤也呱音孤放勳方往切曰丁音駰或作日誤勞之來之丁音隊下音如字倍之丁云義當作借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去聲不與焉下音於虔切任丁而針切云治任之具謂治擔任之具強其丈蒲未切暴之蒲木切鴻音果質放丁方往切傚像似缺舌丁音決又古役切鳴鴞丁云毛詩作鴟鴞古役切大古音泰閟宮丁音祕清淨之廟宮謂姜嫄之廟膺擊丁本作應云案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懲艾丁廢切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蓰子七切次比也市賈音嫁下皆同倍蓰丁音師從竹下徒切有泚七禮切鮮也睨音詣藟棃丁力追切土龍也或作藟下力知切

之義故轉訓耳懲艾丁廢切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蓰子七切次比也市賈音嫁下皆同倍蓰丁音師從竹下徒切有泚七禮切鮮也睨音詣藟棃丁力追切土龍也或作藟下力知切

蝸姑蠃與蜬同謂蜯蜬也音由又一說云蠃姑即螺姑也楚怪切說文云飲敭也土舉籠臿楚洽切鍬也憮音武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志曰丁云志記也謂志記之言也介音界丁云謂猶介也信道音伸爲與音餘下食與善與築與樹與皆同要利音邀下章要其同奚乘音剩下同強而其丈切注同射之食亦切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詭遇陸云詭遇詭計以要禽也舍矢音捨下舍其同中之張仲切貫藏丁音慣注貫習同

如字者比毗志切下同熄音息長幼長逸皆同焉得於虔切安也之冠音貫女家音汝出疆音姜載質張音贄云義與贄同以見賢遍切武永切藉秦昔切腊徒忽切同難仕乃憚切又如字媒妁音酌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隙去逆切又惡烏路切下又惡惡無禮皆同彭更古衡切從者才用切傳食丁直戀切言轉食也簞食音單功食乎呈食不食皆同餘皆如字笥相吏切又余見切盡獲云與譽同素餐七丹切亳音薄遺之惟季切餉式亮切徯胡禮切匪厥丁云義當作筐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用下同救字或作捄同咻之休嚘也丁云案玉篇音鄔呂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為便蓋字讙諠同涅奴結切辟之避音下內音納繆公音穆

矚或作瞰洞音勘使人所吏切叡虛業切許及切睦荆主切踧音蹙敖女簡切去關起呂切攘如羊切于好呼報切下注及支皆同汜孚劒切坤音卑度之大各切洛水張音絡又下江切丁洞丁貢切案玉篇下江切從夂夆夆音逢澤洪水也下徒送切又音同濮音卜既達丁于音嗟願切壞宮音怪汙音烏邪說如字張音税暴行詖行操行皆同沛內切切素王于況切又如字橫議去聲為我于偽切莘皮表切或作茇或作藂皆同詖音彼更興庚音辟相武亮音辟音避下內音納繆公音穆

辭音義卷上 十九 通志堂

將理之義也下直吏切已理之義也後皆放此普害切能令力政切而女丁去聲以女妻人曰女行有張下孟切下改行之行正行皆同踣朋北切沛音貝獷音頻彠別名卒求千忽切後章卒至同舍正音捨注同長其長張音奏下音曠爲淵于僞切下爲業爲湯爲之爲無後皆同好仁呼報切下好仁好爲皆同以濯張直角切丁作論音藥其蓄音丑恐栗丁云栗慄古字借用走壙音郎夫人音扶下同孽魚列切陂音頗鼃諸延切埤音卑土如林不切合從音蹤睥音牟瞭了音眊音莫庾音羽老搜惡得烏路切養親餘亮切非其以豉切桐子音義與童字同子敖五高切通志堂

張云與載鳥同己頻顧丁上音紀頻示作頗同下子六切鼬鼠丁五歷切鵝也哇丁良並於佳切母食音嗣離婁章句上黃帝三其玄珠丁案莊子以玄珠喻玄妙至道耳非實二其珠也蔟音湊姑洗音銑無射示音徵陟里切仁聞音問注同嘉樂丁云案詩作假樂假音暇樂衣於既切揆度大各切後章注不度同度量丁並去聲僥音同甲兵或作鉀不辟音闢方蹶俱衛切泄泄弋制切昔昔徒合切動女音汝厲王流於彘丁音帶章昭曰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案史記周厲王立三十年暴虐後救國人謗王王殺誇者二十四年民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龔衣王奔彘戲音義避達于願切惡死烏故切下惡醉喻惡皆同而樂音洛此卷內皆放此惟後章樂正樂即音岳強酒其丈切下注同治人不治張云上直之切

凡二十八章

孟子音義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切見孟張音現使而所吏切昌悅切厎之爾切亟見音棘舖張博孤切亦音哺毆葛宣

孟子音義下

離婁章句下

畎夷始犬切或音犬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盟津丁云案古文尚書無此文先儒以爲此文是僞泰誓言也酆音豐鎬音浩度量音杜亮不比毗志切近也乘輿音剩注同湊音臻洧榮美切杜張音江方橋也可通徃行人過者辟人如字注辟除同焉得於虔切畢辟音避由天丁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後皆放此禮爲于僞切下爲服爲之爲父爲其爲得爲武皆同田萊丁云萊謂萊地萊之言萊也故禮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下於下去聲博執音博張紀力切又如字極之音機微也謂禍福之兆也陳質本亦作賈藉文慈夜切見幾音洛下其樂而樂同相覺丁音教云義當作校有惡如字惡人烏路切下

所惡無惡心惡皆同難及乃旦切下好之而心惡皆同好呼報切下好之而好貨好勇皆同忮支義切之行下孟切下行之本行高行行惡皆同衍其如字養生張餘亮切注及下養親之養皆同深造七報切得養皆同五伯如字丁云伯老長也言為諸侯之長帥音霸當直音值下同亟稱去吏切音亟音捨放乎方往切淪古外切溷下各切濁音老卒千忽切聲聞音問強仁其丈切辟害音避讜言丁音黨尚書作昌言泄通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為泄泄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熄與息同之乘丁音剩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檮杌丁逃兀二音檮杌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跌徒結切汙烏音逢蒙何切邪辟音僻乘矢丁張並蒲江切從各冬下江切惡得烏之他張徒音剩乘矢四矢梏音丘園切梏丘園切驩兜音歡敖五高切脅虛業切又許及切何難乃旦切難赴乃死難皆同我由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放此很胡懇切惰解音解與

焉音煙江切不與同瞷夫古莧切又音閑饜於豔切蚤音早施從丁音迤注同張音易謂延施而往也墝墝潘二音訾所晏切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扁扁丁匙縣切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見惡烏路切下惡之惡已皆同是悫張古黠切丁音界說文作忞忞也許介切為偽于僞切下因為為不順為楚所為主當為皆同共為音供求禪音擅後皆放此不見音現知好此章惟此字呼報切餘並如字衣五去既切百行下孟切下行之行皆同妻舜七細切下妻也同捐音緣又音旋浚音俊捐張云與掩同弧如字弋作形誤怛女六切悔音尼悸五各切己與音餘注及下者與皆同校人張音效丁音教畜之許六切倚音喬重言直用切舍小音捨庳音卑史記作鼻驩音歡堯帥音遙下同慶子六切岌魚及

切踖子赤切勛音熏以行張去聲下行歸惡行皆同此以行亦如字暴之步卜切露也簒楚患切施胡孟反澤所鼓切橫爲胡孟反自艾音刈治也要湯音邀下要而以要皆同莘所巾切而樂音洛下同觀音俞眄莫甸切頤頤五高切又許驕切幡張云與翻同推而丁土回切亦如字下卷同內之張音納下卷同說之如字亦音稅浼我音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下同注云伊訓尚書逸篇不見古文耳今文尚書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與此文小異癰於容切疽七余切好事呼報切下及卷末自好好名皆同讎由張音醜之平聲亦如字阨厄雖杜回切阨難乃旦切讐萬音育食牛音嗣繆公音穆叡古屈萬章章句下

時舍音捨

凡七章

橫政丁胡孟切下同橫民橫或作總各依本字讀與音豫佚音逸阨厄祖音但禓音錫裸郎果切裎音程焉於虔切浼張音每下音漫接淅接如字淅丁張並先歷切漬米也說文接作澆云浸乾漬也亟也紀力切動中張仲切下其中皆同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下同有殺所界切不橈奴教切強其下文及注食良丸并下音蔬食皆同增其丈切鎡魚綺切惡其烏路切注憎惡同采地音菜食九音嗣切佃音甸挾長音協下張丈切注同費惠音祕顚般音班造之七到切糲盧葛切迭爲徒結切張云或作佚誤更音庚迭之音余下道與召與非與皆同郤之正體却字下皆同或作郤誤餽音饋下皆同禦志切獵較丁張並音角不讎徒對切將比丁叶失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簿正丁歩古切本多作薄誤可卒千忽切度

珍 丁大各切 爲之 于僞切下爲貧爲養本爲何爲也哉爲欲爲其皆同 爲養 餘亮切 惡乎 音烏後章賢惡同 析 音託 椎 直追切 會計 古外切 乘田 音剩出 阻刮切 壯長 張丈切 委積 於僞切 當直 音值 鼓 音加 稱職 尺證切 眠 音萌 繆公 音穆 亟問 去吏切卷內並同 摽使 音拘又音抛下所吏切 數問 音朔下同 慍 於問切 猥 於賄切 二女女焉 張云上如字下去聲 傳質 丁讀如贄 敢 音現注及下往見見君皆同 如底 詩作砥同之履切 沮溺 七餘切 好善 呼報切下同 景行 下孟切 伊發有莘 所巾切 爲殷興道 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於草萊爲殷湯興其王道也

凡二十章

梏 音梏下丘圉切張云屈木爲之也丁云方言曰海岱之間謂盌爲梏盌音椀 桎 丁音 告子章句上

音牆 義與 音餘下白與也與性與長與外與非與謂與若與皆同 長義 張丈切下不出者皆同 拂之 丁扶勿切戾也丁曲拂同此拂之亦如字 湍 他端切陸云湍波流也 無分 如字丁以問切下同 潠 字書作潠余傾切波勢回貌 搏之 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搏音團 顙 蘇黨切卷內皆同惟下注好人好耳如字 者秦 音煮本亦作煮之好故切 舍則 音捨下舍魚舍生舍其舍貴舍大皆同 倍蓰 音師又音灑山綺切解見滕文公章句 阨 厄 嚬 音頻 蹙 音鼈 好惡 丁呼報切下烏路切 相覺 丁音教義訓爲校 簀 五割切 好惡 丁呼報切下所惡同 有梏亡之 丁云梏古沃切謂悔吝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循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 生 以豉切 暴之 步卜切 繳 音灼 射之 食亦切下孟切下其行同 行 下孟切下其行同 易生 于僞切下爲宮同 爲是 于僞切下爲宮同 熊蹯 音煩 不辟 音避下同 嚬 呼故

切蹴爾張取六切或作踧音同云於喪當爲辭辭別也鄉爲其但爲亦爲皆同得我與張云平聲亦如字鄉爲下今爲爲指不信音伸下同惡之烏路切下同慨古代切櫝音賣樸音卜音洛下自樂而樂皆同以要音邀注及下同今聞音問不熄息音息黃音蹄稗蒲賣切幾成丁音祈又音機彀古候切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張音壬親迎張魚慶切下同人難乃旦切卷末可難同曰於丁張並音烏歎辭也繼句揣初委切綦翅張云翅與嗜同古字通用施智切紾張音軫又徒展切摟音婁後章同以長張如字匹雛張如字下士于切下作疋雛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即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正訓耕訓小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後長張丈切下先長

年長長君皆同之行下孟切下堯行桀行之行循行身行過行皆同得見音現下幸見顏見於皆同較音角小弁音盤下同而射食亦切下同重言直用切宋牼口莖切丁云路旁冢也樂冀音洛下樂閒樂之皆同間矣音閑相與息亮切下音餘下得與同隙去逆切身造七到切毀音坤不惡烏路切下所惡惡爲皆同汚烏路切其趨張讀如趣言其趣向正道無異也下注同繆公音穆下注秦穆同華周胡化切注同不稅音脫字宁僞切下爲無爲君爲爲人爲皆同以爲爲內下爲君爲惡爲之爲爲人爲皆同膊炙普各切下之石切五霸丁云案先儒說五霸不同有以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齊伯齊桓晉文爲五霸今此注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霸地辟音闢下辟土同捂克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畝所治切雜

音于好呼報切下好戰好善皆同長君張丈切丁又如字滑釐丁張並音狄骨下力之切鄉道音向下同變更音庚豻音陌饗飧音孫洚水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惡乎執無乎字舍信音捨有知音智訑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考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詭音怡見顏音現下見於同雨雪于付切瀌瀌符驕切又彼苗切見睍如字丁音現下效見切周之與睹同救贍也傳說音悅後卷傅說皆放此膠鬲張音隔拂亂丁音佛忍性張如字丁云或作韌音同曾益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曾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也瘁音萃屈九勿切拂音弼知生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或音昏或音悶丁云依注音設切折之舌切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共之求用切示作拱居勇切好生呼報切下所好好善好以好利好仁之好皆同行與丁孟切下之行改行善行行有百行皆同妖與夭同命有三名丁云案此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壓烏甲切遠之于願切下遠辱同舍則音捨下是舍大皆同樂音洛下樂在樂善樂風樂爲而樂樂而三樂樂也所樂樂之皆同以錯音措亟見去吏切下同數也音朔下同下賤去聲宋句古侯切語子魚據切頤頤五高反又許驕切不離力智切下同見於音現才知音智下術智同邪辟音辟下僻飲然張音坎字林云欲得也有所然也下注滿飲同亟其音棘大辟音闢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睪睪張云睪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耳所過者化存其身者神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強禍丁紀享切說文云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下音保聲類曰褓者小兒被子也少知詩妙切下少而

同 長知 張丈切下敬長長皆同 辟若 丁音譬下辟若同 疢 丑刃切 鼾 魚列切 王天 于況切 不與 音豫 怍 昨音 重言 直用切 分定 扶問切下之分同 睟然見 丁上音粹下音現 盎 張烏暴切下注同又烏浪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 蝡辟 音盤下音闢 辟紕 音避 衣帛 於既切 易其 以豉切 輕施 始豉切 焉有 於虔切 小郤 丁去逆切義與隙同 孳 張云與字通用下文同 蹙 張云蹙與踧同之石切 別之 彼列切 爲我 于僞切注爲己及下爲其爲之不爲皆同 放踵 丁方往切至也下之隴切 摩突 丁徒忽切穿突也 子莫執中 陸云言子所惡 烏路切注同 強甘 其丈切 其介 陸云介謂特立之行 掘 衢物切又其月切 軔 丁音刃云義與彼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軔 論之 一簞 丁音亶論謂論語也 惡知 音烏下惡在惡得皆同 放與 音餘下禁與三丁與皆同 宿留 音秀 霤 素餐 七丹切 墊 丁念切 陶 音姚 敝蹝 所綺

切注 皆同 訢 音忻 嚚 丑懇切 乘 服 音剩 呼 於故切 垤 大結切 瞽 丁云案閻元文字音茂且不明也張云角切 食而 丁音嗣 畜之 張許六切 蕣 音舜 柚梓 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酢下音臻從木莘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 紾 音軫又徒展切 漸漬 子廉切如字 達財 陸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 淑艾 五泰切養也張 幾及 音機 慤率 古沃切丁云率循也謂慤張其拳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 躍如 陸云躍如猶言卓爾 和寡 胡卧切 滕更 張音庚 挾 音脇 知者 音智注知者及下文之知皆同 不徧 正體遍字 斁 昌悅切

凡三十七章

盡心章句下

王好 呼報切下好戰好仁好生好名之好好禮好善皆同 卒少 子忽切後章注卒以同 長 張丈 子 相覺 音教義與校同 爲陳 音陣 百兩 丁音亮 虎

賁丁音奔先儒言如猛虎之奔 焉於虔切 贅衣丁之稅切趣馬于走切額角犀厥地丁云額即額字犀音西義與棲遲同誤也糗去久切 衿衣之忍切陸云衿衣之美者糒音備丁音敗也茹汝音洳下同 一間張音澗亦如字 達禍于願切 惡殺烏路切下同 畫胡卦切惡似惡芳惡佞惡利惡鄭惡紫惡鄉所惡皆同 舍生音捨下舍而舍其舍身皆同 見於注見上同 魚羹丁音元左傳作鼋 庳皆樂音洛下樂其樂者樂道般樂皆同 之行下孟切下之行德行正行穢行人行行與其行污行皆同 更古衡切下同 盛成音腊徒忽切 熏炙字與熏同 接淅先歷切解見萬章章句 卮於或作厄同 貉人姓也張三百切說文云北方人多種也 訕所諫切 珍徒典切 蹊間張如字 鄉道音向注同 追蠭音逢迎也孟子音云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狼之轍跡迎之深以日久遠 稽丁云貊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箕子文曰俗 爲間皆如字 鈕音紐 兩馬如字丁云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狼之轍跡迎之深以日久遠

爲車所轢多故也豈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使然 力與音餘下來與同 搏補各切 攖音纓愚 攖丁於盈切從手埋著云攖梏也此注云迫也 依阮侯切倚也 王於于況切 亶音善尾 不意音億又如字 爲之于僞切下爲己是同 爲非爲皆同 竝丁音蒲也圈 蘭與欄字同 胥治充切謂罰其足也 橫與胡孟切下橫暴同 鈇音斯義同斷苦愛切又苦亥切 斯養賤役也 有莩皮表切張音孚 從者才用切下從車同 庸同音搜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學者宜詳本亦作餂 造七報切 餂之丁曰注云餂取也今俗兼切 臧否音鄙 不與音豫下與並同 中禮張仲切或如字大音泰注同 藐之丁音邈藐然輕易之貌又音眇 魏巍音巍當作巍 屋雷力救切 汰音泰 般樂音盤 自摘謂之榱題也

遺以醉切單豹善驫乙斬切晳音錫不復扶又切灸之夜切狂獧丁音絹與狷同蹪踔丁勅甚切下勅劾切又勅角切譎音決詭過委切嘐嘐火包切重言直用切下同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古之人行張云三行並去聲注及下行合爲行之行士行皆同何爲踽踽張云爲于僞切踽俱禹切爲又如字獨然音奄不解音蟹汙世音烏又烏故切莠音誘慝吐得切宜素但切子率如字所類反砉虛鬼切散尚父如字爲將即亮切然而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析音託剖普后切孟子籍紋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其行下孟子下同當期音碁括古活切

孟子音義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甘信